



成为黄种人

亚洲种族思维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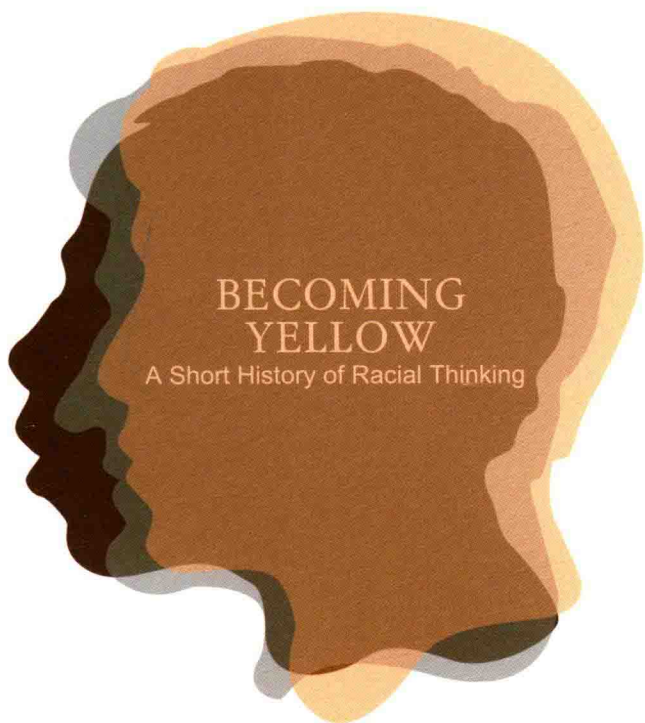
[美] 奇迈可(Michael Keevak) 著

方笑天 译



为什么东亚人从来就不是“黄种人”？

亚洲版《美国种族简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成为黄种人
亚洲种族思维简史

[美] 奇迈可 (Michael Keevak) 著
方笑天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1-2016-257号

成为黄种人: 亚洲种族思维简史/(美)奇迈可著; 方笑
天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213-07359-5

I. ①成… II. ①奇迈可… III. ①人种学—研究—东亚
IV. ①Q9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9558号

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by Michael Keevak
Copyright © 2011 by Michael Keevak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成为黄种人: 亚洲种族思维简史

(美)奇迈可 著 方笑天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责任编辑 张世琼

责任校对 张志疆

电脑制版 书情文化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67千字

插 页 7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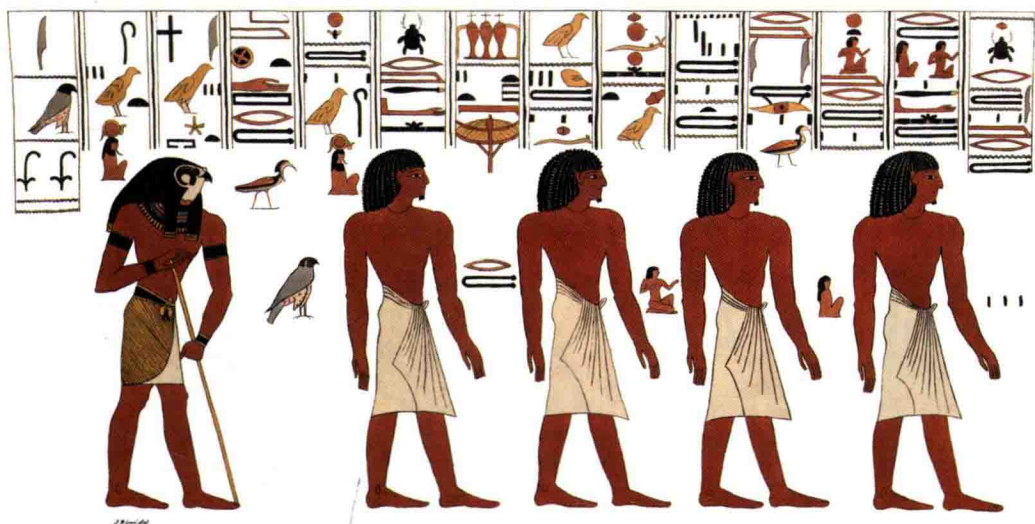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7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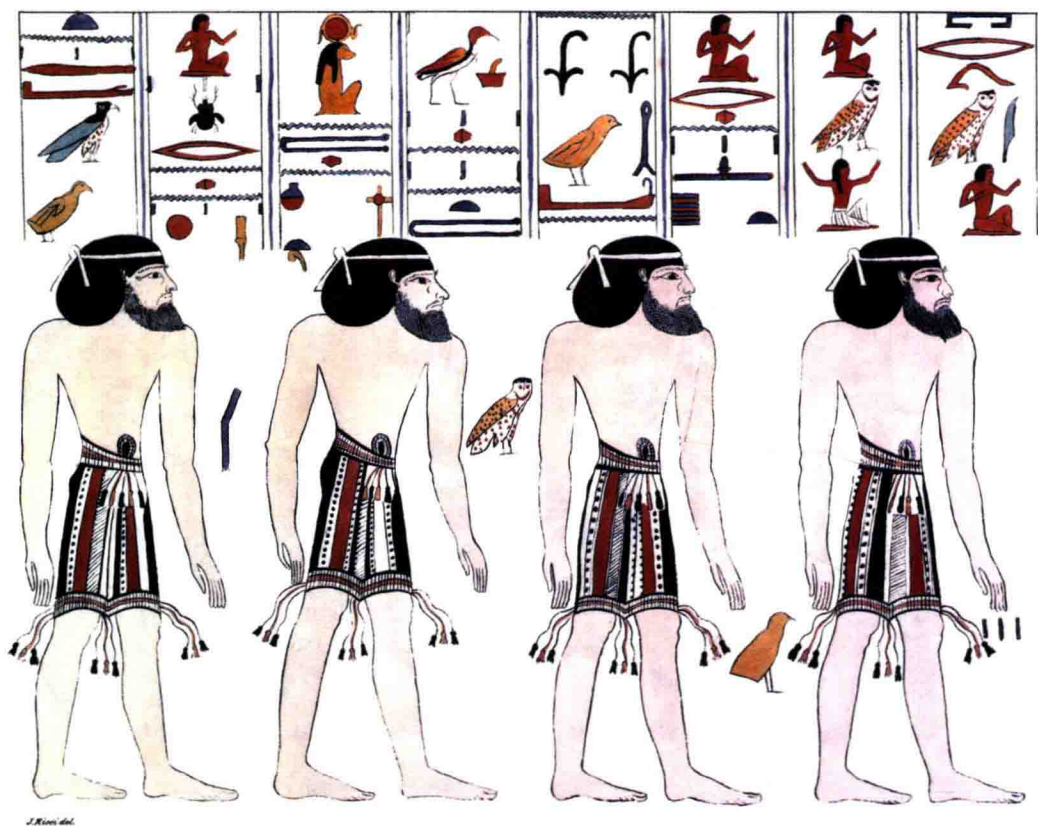
定 价 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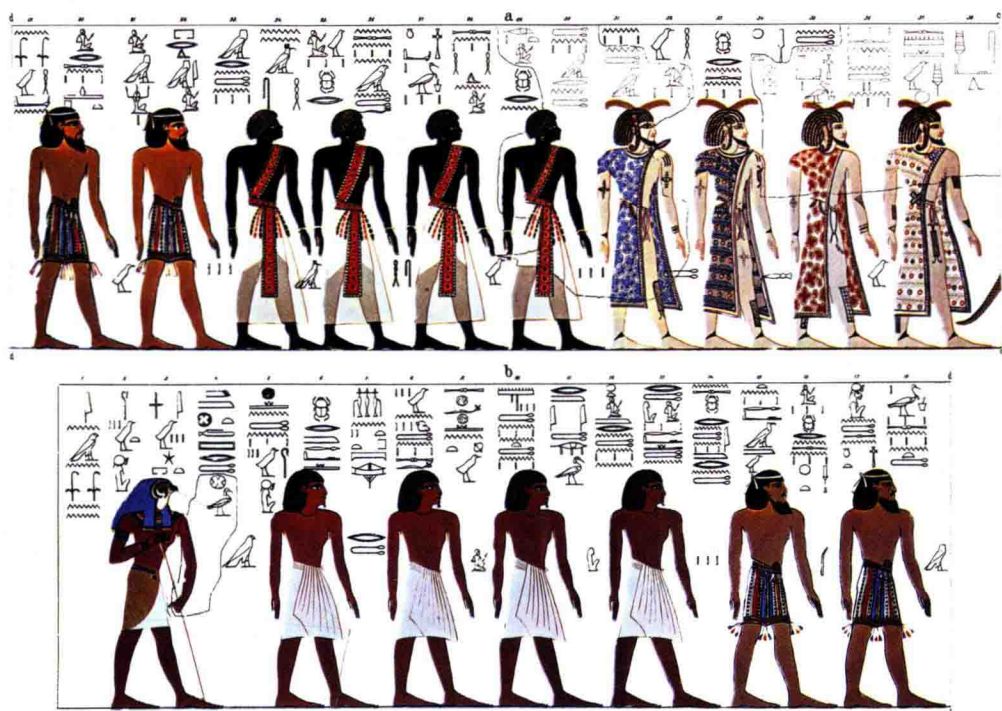
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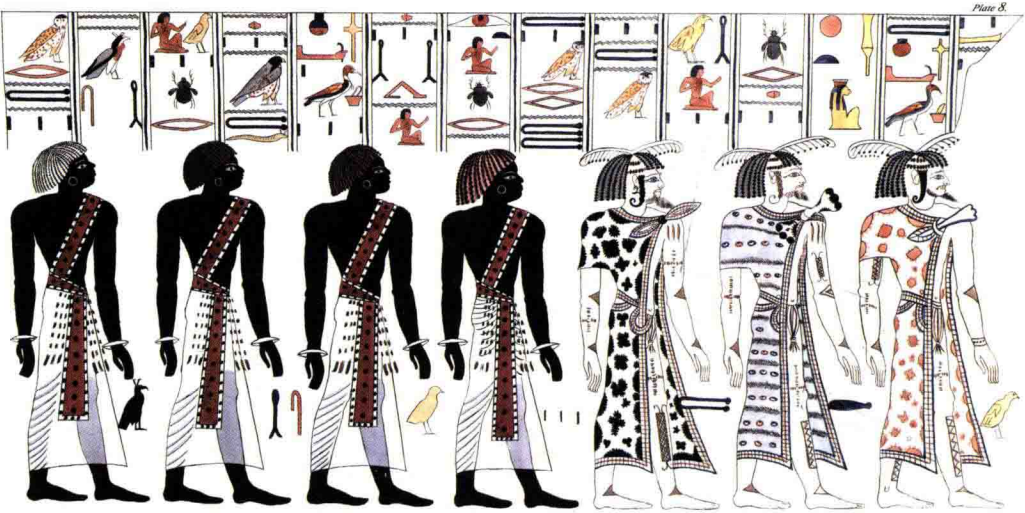
彩图1：埃及人队列，塞提一世陵墓壁画，引自贝尔佐尼：《金字塔的最新发现及其过程》（*Narrative of the Operations and Recent Discoveries within the Pyramids*, 1820）。（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书）



彩图2：“犹太人”队列，塞提一世陵墓壁画，引自贝尔佐尼：《金字塔的最新发现及其过程》（1820年）。（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书）



彩图3：塞提一世陵墓中的人物，引自莱普西乌斯：《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的古迹》（*Denkmaeler aus Aegypten and Aethiopien*, 1849）。上面的一列显示了3个《诸门书》中的“外来人群”。有可能代表了“犹太人”或“亚洲人”的人物图像分别在上面一列的左边和下面一列的右边。莱普西乌斯谨慎地将它们辨认为“黄—棕色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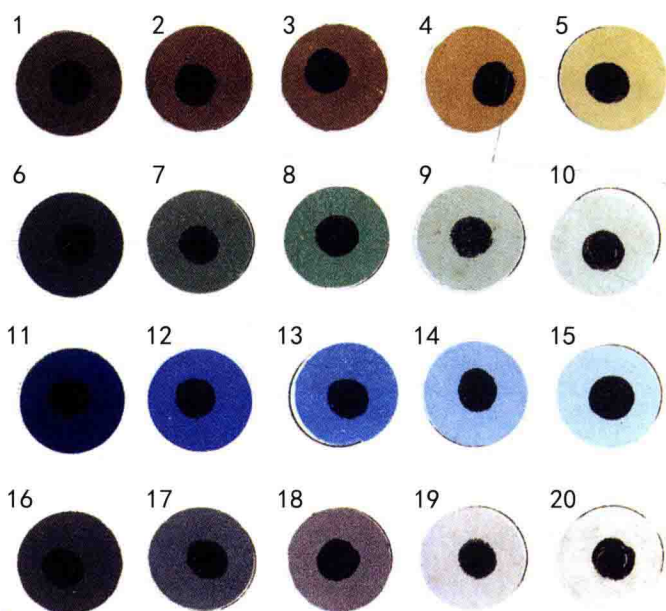


彩图4：“埃塞俄比亚人”和“波斯人”队列，塞提一世陵墓壁画，引自贝
尔佐尼：《金字塔的最新发现及其过程》（1820年）。（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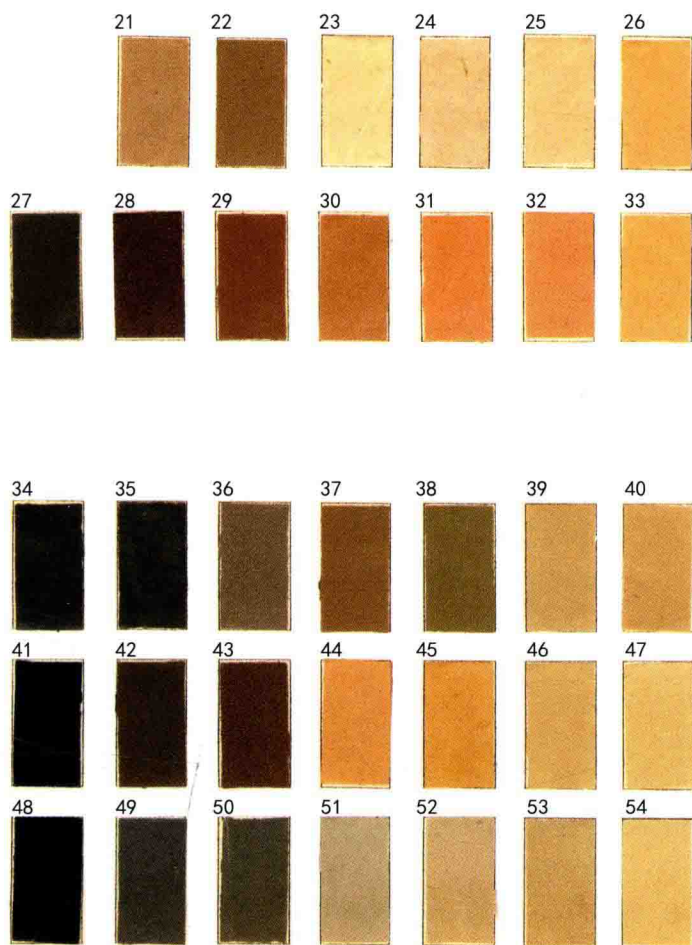
彩图5：塞提一世陵墓壁画中的人物，引自孟纳托利：《阿蒙神庙游记》
(*Reise zum Tempel des Jupiter Ammon*, 1827)。其中，所有暗肤色的人物都是被
用同一种色调表示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书）

ÉCHELLE CHROMATIQUE DES YEUX



彩图6：布洛卡的眼睛颜色表，引自布洛卡《人类学研究 with 观察的一般方法》第二版（*Instructions généralates pour les recherches et observations anthropologiques*, 2nd ed., 1879）。表中每一行分别代表了棕色、绿色、蓝色、灰色，每种颜色又有5个色调，从左到右越来越浅。（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书）

COULEURS DE LA PEAU ET DU SYSTÈME PILEUX.



彩图7：布洛卡的头发和皮肤颜色表，引自布洛卡《人类学研究与观察的一般方法》第二版（1879年）。每一行的开头都以棕色或黑色调开始，越往右越浅（虽然现在这些颜色已因为褪色而难以辨认）。布洛卡对于这些颜色是如何选择出来的含糊其词，除了左下角的第48号颜色，他指出它是纯正的黑色，而其上的几行则是以混合了红色或黄色的黑色作为开头的。最上面的一行，似乎并不能找到黑色的痕迹，而该行最左边的一个位置是空白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书）

本书彩插部分系中国出版方为读者更好理解内容而附加。

世上本无黄种人

罗新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FM97.4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

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

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

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观念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

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

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

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18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

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19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

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种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

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

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

色、铅色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

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

18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系统》一书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

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10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

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du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

18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

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

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人种这一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

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但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

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

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

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

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皱襞，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猿类。

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

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

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翔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

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

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19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

第一个是“蒙古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皱襞（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内眦皱襞，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